



投稿邮箱：sxzxs2023@sina.com
责任编辑 | 向昌斌 校对 | 卢路

内心的战栗（三章）

■ 崔国发（安徽）

看见母亲的背影

在雨中，老妈瘦弱的肩上，压着二百多斤担子，很沉很沉。那一年，长江发大水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疯狂上涨的江水，令人动魄，又十分惊心。不像我当时所在的大学，貌似平静，却有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。家在圩区，地势又低又平。

谣传长江圩埂某处突现一道裂缝，老妈急火攻心。她没捎上所剩无几的稻谷，也未带走一口猪，一头牛，一只家禽。

老妈目不识丁，但她心知肚明，认得字的儿子，把书当作自己的命。

书一旦被水冲走，就好像丢了魂。她最牵挂的是儿子的书，一个嗜书的孩子那金贵的命。

踩过一路泥泞，踩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脚印。

挑着满满的两个木箱，老妈跌倒了，抹了抹一身的泥，爬起来，咬紧牙关，继续向长长的岸堤，一寸一寸地，艰难地挺进。

那一刻，她顾不了自己是否被跌成骨裂，也顾不了身上难以忍受的疼痛。在雨中，像一阵风似的，她使出浑身解数：“救书要紧！”

令人心颤：一个母亲的背影。一个伟大的母亲，一个鞠躬尽瘁的母亲，一个拼起命来让人潸然泪下的母亲啊！

去县酒厂拉酒糟

那时我还小。冬天，天不亮就起床，陪父亲到县城卖大白菜和芹菜芽。回来时，顺便去县酒厂拉一车酒糟。

唉，家境贫寒，连人吃的都是“瓜菜代”，哪有闲钱给猪去买上好的饲料？

记得那时，我还小。从小学堂回家后，我就带着弟弟在河沟旁、小河中、田埂上挖野菜，采莲叶，打猪草，可猪的嘴很刁，吃了也不见肥。

酒糟这东西，虽大老远就闻到臭，打这儿走过的人，一个个还捂住了鼻窍，但猪一吃就长膘。

父亲老了，身体又不算好。从县城郊到咱村里，有三十里之遥，一车酒糟在破旧的板车上晃呀，晃——

上坡，下坡，弄得人一身臭汗，气喘吁吁。父亲体力不支，

走的步子歪歪倒倒，急得幼小的我眼泪一直往下掉：“老爸，老爸！”

当时我在车把系了根绳子，助爸一臂之力。

父亲连连说，好，好哇，我的儿！

去养老院探望三哥

他忍着疼，坐在那一张破旧的椅子上，对着我，无意识地笑着。

要不是六年前那一场车祸，此刻，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握着我的手，与我亲切交谈：他的欢愉与喜乐。

那时在东阁村，他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在脱贫攻坚的乡路上辛勤劳作，吃的苦如田边的苦菜菜，一茬又一茬，给村民带来的幸福却越来越多。

现在，他真的苍老了

一次车祸必做的颅内手术，让他丢失了太多太多复杂的记忆，以及大半生奋力跨过去的人间沟壑。风烛残年。而今他只是面对：懵懂的另一半自我。

探望三哥时，他正在养老院逼仄的走廊上，看天上下着的雨雪。谁能真切体会到，一个人的清冷与落寞？

他依然忍着疼——就在几天前，他尾随着养老院探视的人流，悄悄走出去。或许是想闻一闻田野质朴的气息，看一看冬小麦、油菜长势如何，未曾想却一头栽进了河沟。直到我探望他的时候，仍眼角红肿，手背挫伤，一根曾十分坚硬的腰肋也被折断。

痛彻在他的身上，直打着哆嗦。

而现在，我就站在他的面前，问他是否还疼，我叫什么名字。他只是朝着我笑。已经不认识我，但过一会儿，他的口中又喃喃地说出了我的名字。

那一刻，我是多么希望：时光可以倒流，毋忘我花再开，三哥的记忆能全部复活，还像从前那样，夜深人静时还与我娓娓而谈——

他的笑，他的苦，他的奋进之歌；他的爱，他的情，他的天伦之乐。

可现在我只是默默地，簌簌地流泪。

那一刻，我是多么盼望着，他能够知道来自铜陵的四弟，正在一声声地真诚地喊他：三哥！三哥！！三哥！！！

我看见祥云朵朵

隆隆隆，
骑马去海丰。

——海丰歌谣

云朵是一匹马。
一匹好马。一匹富贵之马。一匹素鬃素衫素心之马。
鞍鞅上缀满梅陇的银饰，可塘的玉珮，身上披着从莲花山荡过来的凉爽海风。

一匹看清前定，并确认了自己蹄下铺展开的迢迢路径的，心怀大志的马。

云朵是一匹马。
一匹快马。一匹倔强之马。一匹有情有义有智之马。
在十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上驻足，瞩望；在赤石、大液、丽江、黄江四条江河里濯洗夜梦留下的怠惰，骄狂。

一匹从未裹足不前从未瞻前顾后的一往无前之马。

云朵是一匹马。
在长沙湾、高螺湾、九龙湾；在黄土地、红土地、黑土地；在无际的阔叶林、针叶林、果林和赤竹、甜竹远处，我看见天空之上云朵的海丰！

落地生根

巡田生柳枝
柳枝插茶瓶

——海丰歌谣

有风就能飞。有水就能活。

海丰的柳枝，海丰的橄榄树、闽南腔、百越遗韵都是。

阳光顺着道路抵达门口。

一盆茶花没有掖着馥郁，直接向阳光表达绽放。

门口的空地，一位姑娘静坐，在刺绣：把绿绣成肥，把红绣出瘦，匹配一幅绿水青山。

临海物丰（三章）

■ 李松璋（黑龙江）

热爱这片黄土、红壤、赤红壤的生灵，都义无反顾地留下来，无怨无悔地留下来。

那个理由，就像用一生也表达不尽的爱，无须说出口。

说的，唱的，绝不会粗俗直白，全部文雅地婉转成世世代代的白字戏、西秦戏、竹马戏、挑花篮。月亮最好的夜晚，麒麟伴舞。

多好的山地、台地！多好的丘陵、平原、河流、滩涂和海洋！

海丰人会非常谦虚地说：它们都是最美最好的！没听见一个人、一只鸟、一粒米轻声怪怨：先祖怎会把无尽的香火牢牢地插在了这里！

喜鹊。乌鸦。苍鹭。杜鹃。海鸿鸪……

金环蛇。银环蛇。赤链蛇。知了。虎斑蛙……

若聊起身世，它们常常会骄傲又如数家珍地说：比我们早的还有锡精、水晶、绿柱石……

还有马鲛、龙虾、翡翠始贝、花蛤、鲢鲤；还有牛羊骡犬、水貂猫兔、山猪刺猬……

更不要说，每家窗口始终不渝的弯月圆月；春夏秋冬和每日晨昏分秒不误的日升日落……

或许会有浓云蔽天。或许会有飓风呼啸。

它们不是命运，而是过路的客人。

海丰山海大地的一切生灵，喜欢把反常的客人不礼貌的客人送到远远的路口，再默默地返回家中，给自己斟上一杯炒米茶或油麻茶。

含蓄

■ 白炳安（广东）

空地上的几只土鸡，又萌又傻，一下子向春天扑腾，其中一只没有一点含蓄，张嘴就叫……

此刻，有个男青年来到她身边，站着，笑眯眯地看着那双灵巧的手，欲言又止……

风的影子在动

茶瓶盛橄榄
橄榄双头红

——海丰歌谣

胸怀大海的人，早就看轻了人世的惊涛骇浪。

何况，大地有时也会波涛起伏，朋友有时也会翻脸不认人。但鸟儿何曾想过逃离被飓风掀翻的树林？

不过是一场午夜大醉。我们等待黎明，至多不过午前时分，它们一定会清醒，并仍像坚守自己的本分一样，稳稳地站立。

若论性格里的血气、智慧和革命性，海丰人会省略掉一切虚张声势的形容词，平静地告诉你：我们有彭湃，有丘东平。

就像有人问起海丰的气韵气质为何如此迷人，一定会有人悄声告诉你，我们有河洛文化，客家文化，广府文化，我们甚至还有百越土著遗风！

丰饶丰沛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一个人，一个地方。故步自封、心机妙算怎能写出荡气回肠的华彩诗章。

在海丰，你见不到一个自高自大的人，见不到一棵唯我独尊的植物，见不到一只顽守屋檐的鸟儿。

格局只能自造。但神秘，强悍，灵活，兼容这些好品质，皆是天赐。

在莲花山下的竹棚里，饮一杯莲花茶，杯中黄绿泛金，蜜栗香气涤洗心腹。

山间，树的影子在动；大地上，云的影子在动。

我心里，渴望在雨水里扎下根须的意念，在动。



一滴茅台，映照师者苦寒
一篇美文，催生教育春天

“一滴茅台”纪念酱酒
一脉相承酒|酱香型白酒

招商热线：186 8487 4930/139 0749 3615